



策畧二

蘇軾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

古
國不可動，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

馳數乘之使，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旣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

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恠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王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王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辨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

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

足辨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

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言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間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

古奏議
之策無聽博援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
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
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
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
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
計。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

當宋之急大計在二虜長公欲清中書之務與
專建行人屬國之官是矣而曰朝廷不與知議
不及於朝廷非也
其間生誤處多矣

策畧三

蘇軾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
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
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

難說

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
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
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
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
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
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

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

指安石

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畧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

古奏議 八
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

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

此語於
宋時為

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

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治宋如諸葛治蜀王猛治秦振弱起強
必先任人如先主符堅此特達之見

必夫升
宋政
言夏亦甚百

策畧五

蘇軾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為泰山危而為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

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為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為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

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安養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

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致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佞佞然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八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則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

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

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情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

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其意在得天下之心而習其才以爲用。五事中尚缺重臺諫一節。

決壅蔽

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孰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

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余亦然

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以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

以戎狄之種。至於霸王。兵強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議。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折羸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

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雍蔽決矣。

厲精任人而決雍蔽所以振頹扶弱也。行文亦精矯。東坡所得意人是王猛之治秦亦惡夫清竅者耳。

敦教化

蘇軾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

其灾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御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燦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後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御。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仰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

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
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
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
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
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
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
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
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
榮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
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涂去。夫如是，將何
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
海之富而不恃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
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
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鷄鳴而起，百
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
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
者，求以勝民。賦歛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
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
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
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

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敦教化在綜名實而務不貪亦謂當時多事繁費而重歛於民焉耳

省費用

蘇軾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授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易為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

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饑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路。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

其始而喘喘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

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筭，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

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

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多事必多費多費必多用多用必多取多取必多法
多怨衰世皆然○多取必多一切苟且刻剝之法

練軍實

蘇軾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併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

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托於管伍之中而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藉平民以爲兵

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損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日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於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

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鍊軍在用壯十年而代之其法也。或奮身矢石之後，四十未衰而熟習諳練之人，其力就衰其智可用者在戎官簡而特存之。

倡勇敢

蘇軾

臣聞戰以勇為主，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楫與楫，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虎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

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
 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
 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
 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
 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
 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
 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
 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
 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
 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
 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
 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
 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
 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
 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
 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
 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
 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
 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
 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

肯為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愧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

野洗發

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畧，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用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特達而精微○倡勇敢倡氣也而必以所私結其心氣自心作此論精快不易

書

為未去前令要以吹左而...
蓋密而後人益獲賢者不具其真者不...
而後軍無則以之士西福之...
幾不計不重額而來味其患味...
天子無同憂...
無以...
不...
一...
不...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
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
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
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
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
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
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
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
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

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廢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病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大甚。而養之大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

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斷下

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紉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繇、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

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珮玉服鞞，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鞞，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疆，黃池之會，疆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疆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羗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

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雋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編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併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

者矣故其朝廷之議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貧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沉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

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

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臣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

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以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制策

蘇軾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

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噐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

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鑿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

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
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
濫吏不知懼纒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
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
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
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
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旣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

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
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
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
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
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
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
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
之旣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
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

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

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蠶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徒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

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畧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

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而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

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旣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皆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

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叙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未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

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旣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

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嘘；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

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秣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

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禋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揀變如左氏之說乎？感夏報凶，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

高粱爲汗。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撻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撻獄市所以爲撻姦也。如使不撻獄市而害其爲撻姦，則夫曹叅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

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畧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

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幽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旣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于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
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
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羸虛利害
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
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
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叅佐旣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
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剝下媚上至於
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義
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
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
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
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
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
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
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
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
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
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
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
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

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

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羨錦越之奇噐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

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自為段落而行文纍纍又如貫珠中間跌宕起伏之妙又自曲盡老泉氣老而無其神王荆公氣大而無其跳盪後生熟讀此等文字才情識落一時俱長

論冗兵

蘇轍

冗兵之說曰臣聞國朝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革至少其後湯滅諸國拓地既廣兵亦隨衆雍熙之間天下之兵僅三十萬方此之時屯戍征討百役並作而兵力不屈未嘗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來契丹內侵繼遷叛逆每有警急將帥不問得失輒請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額之多遂倍前世其後寶元慶曆之間元昊竊發復使諸道點民為兵而沿邊所屯至七八十萬自是天下遂以百萬為額雖復近歲無事而關中之兵至於二十八萬舉雍熙

天下之衆適以備方。今關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見矣。然臣聞方今宿遷之兵分隸堡障戰兵統於將帥者其實無幾。每一見賊賊兵常多我兵常少衆寡不敵每戰輒敗。往者將帥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餘。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與帥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而愛爵祿百金不能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重於間間者三軍之司命也。臣竊惟祖宗用兵至

於以少爲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爲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聞太祖用李漢超馬仁瑀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五人使備契丹用郭進武守琪李謙溥李繼勳等四人使備河東用趙贊姚內斌董遵誨王彥升馮繼等五人使備西兗皆厚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其家屬之在京師者仰給於縣官貿易之在道路者不問其商稅。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棄財如棄糞土賙人之急如恐不足是以死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冒患難深入敵國刺其陰計而效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每

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寡而兵力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是以當此之時。備邊之兵多者不過萬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萬兵足爲之用。今則不然。一錢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謂之自盜。而所謂公使錢多者。不過數千緡。百須在焉。而監司又伺其出入而繩之。以法至於用間。則曰官給茶絲。六百餅之茶。數束之絲。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爲間者。皆不足恃。聽傳聞之言。採疑似之事。其行不過於出境。而所問不過於熟戶。得有籍口。以欺其將帥。則止矣。非有能知敵之

至情者也。敵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嘗多屯兵。以備不意之患。以百萬之衆。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權其輕重。而計其利害。夫關市之征。比於茶絲。則多而三十萬人之奉。比於百萬。則約。衆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歲月之病。平居不忍棄關市之征。以與人。至於百萬。則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戰以定天下。軍旅之事。其思之也。詳。其計之也。熟矣。故臣願陛下復修其成法。擇任將帥。而厚之以財。使多養間諜之士。以爲耳目。耳目既明。雖有強敵。而不敢輒近。則雖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誠

重難之臣請陳其可減之實何者。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精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羗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以實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當禁軍三人。禁軍一人。其廩給足以贍土兵三人。使禁軍萬人在邊。其用不能當三千人。而常耗三萬之畜。邊郡之儲。比於內郡。其價不啻數倍。以此權之。則土兵可益而禁軍可損。雖三尺童子。知其無疑也。陛下誠聽臣之謀。臣請使禁軍之在內郡者。勿復以戍邊。因其老死與亡。而勿復補。使足以爲內郡之備。而止。去之以漸。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

減冗兵是也。策在饒將帥以財使養間諜。亦兵中一筭耳。不如乃兄練軍教戰之策。爲長。而其至計則無如充國屯田。

臣事一

穎濱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

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蹶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

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係。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

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

卓識

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

古奏議
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
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重臣一議甚卓朗○申屠嘉沒長孺令人深思

臣事策四

蘇轍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
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
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
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
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
於諸侯之太強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
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
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旣平
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

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於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六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事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之世人遂以其亂爲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將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爲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其禍之本也此其爲禍非有脅從駢起之殃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

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爲不然。天下之事。有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要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爲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爲將者。去其兵權。而爲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爲足以變五代之

之風。而非以爲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爲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故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欲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况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爲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爲將者。故夫將帥。豈必盡擬其爲姦。要以無畏其擇之之勞。

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東坡所云天子無同憂患之臣將軍無腹心之事故其弟因之發重臣與任將二策

臣事策九

蘇轍

聖人之爲天下不務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順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廢之。故天下樂從其所爲。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於天下。不得已而後有所矯拂。而不用蓋非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順適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饑寒。牝牡之患。飲食男女之際。天下之所同欲也。而聖人不求絕其情。又從而爲之節文。教之炮燔烹飪嫁娶生養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後世有小丈夫不達其意之本末。而以爲禮義之教。皆聖人之所作。爲以制天

下之非僻。徒見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於禮義之法。乃欲務矯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惡。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雖聖人不能有所特設以驅天下。蓋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聖人而不與天下同心。違衆矯世以自立其說。則天下幾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說者則不然。以爲天下之私欲。必有害於國之公事。而國之公事亦必有所拂於天下之私欲。分而異之。使天下公私之際。譬如胡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獨求見其所以爲至公而無私者。蓋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入之情非其所樂而強使爲之。則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爲而無成。所任而不稱其職。臣聞方今之制吏之生於南者必置於北。生於東者必投於西。嶺南吳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踐霜雪以治燕趙之事。秦隴蜀漢之士而必使涉江湖。衝霧露以守楊越之地。雖其上之人逼而行之。無所不從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嘆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於道路。遠者涉數千里。財用殫竭。困弊於外。旣至而好惡不相通。風俗不相習。耳目之所見。飲食之所便。皆不得其當。譬如僑居於他鄉。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數日求去而不

肯慮長久之計。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與齟齬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設，而吏之坐於其地者，莫不自以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為吏者，不得還處其鄉里，雖數百里之外，亦輒不可。而又以京師之所在而定天下遠近之次。凡京師之人，所謂近者，皆四方之所謂至遠，而京師之所謂遠者，或四方之所謂近也。今欲以近優累勞之吏，而不知其有不樂者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於鄉閭之中，其親戚墳墓，不過百里之間。至於千里之內，則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風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

而詳其好惡。近者安處其近，而遠者樂得其遠。二者各獲其所求，而無有求去之心。耳目開明而心不亂，可以容有所立。凡此數者，蓋亦無損於國矣。而特守此區區無益之公，此豈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時，九州之中，建國千有八百。大者不過百里，而小者數十里。數十里之間，民之為士者有之，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國人者，亦其國人也。安得異國之人而後用哉。臣愚以謂如此之類，可一切革去，以順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為姦，則雖非其鄉里而亦不可。有所優容，苟以為可任，則雖其父母之國，豈必多

置節目以防其弊而况處之數百千里之間哉。

因人情土俗之便而任吏

民政四

蘇轍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漢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碎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倘徻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

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
爲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
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
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
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
不乏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
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
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
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
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
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
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
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
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
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
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
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
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
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
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

古考論 一八
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逆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者太祖太宗旣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旣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旣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

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
辨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教鄉兵減屯戍亦卽
乃兄教戰守之餘策

民政策五

蘇轍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
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焚穢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
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旣立而旋亡其民暫享
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
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
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
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
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無弁之
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

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無弁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

其弊。予奪之權。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歛。藜藿不維。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

趙克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

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故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

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
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輕
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
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
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
爲兵募之而欲強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
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
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
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
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
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
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
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均田立制屯田平糴其議皆古人所發小異者
在募人墾田而因以之耳

民政策八

蘇轍

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縣之役、使而無所困乏。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十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募畫、使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戎遷幽之際、登高

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
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乃陟南岡
乃覲于京篤公劉既溇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舒涉渭爲亂取礪取鍛夫古
之君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
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
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蓄牧
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
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
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生與其

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
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
強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
所都安肯用瘠鹵境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
唐鄧汝穎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
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
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
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
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
害教民稼穡收歛倍稱而獲無地之福今者舉千里

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與人何異常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汝蔡之間故陂舊堤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有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

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太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辨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往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

古奏議 卷之六
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條理識議屬名手此亦因許汝問有可闢之由
土而欲通之天下貧窶破敗之郡縣亦富民本
計也

民政九

蘇轍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無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無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

可為太
息良亦
今病

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
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
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
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
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
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
貧無所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斂以為二邊之
賂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
智慮以求安其民而民常為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
其澤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
有原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斂雖知其甚
重而不可輕天下之賦斂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
之民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
終而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為二
邊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
必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為此古之漢武帝唐
太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
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
之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
成功轉禍而為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

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諸侯大服。臣竊躉之。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取吳。冒頓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

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爲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墮其志。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兵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收至疆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疆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以

情透

怠。儀。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充。實。彼。猶。將。以。吾。為。不。足。與。也。而。有。無。厭。之。求。彼。怠。而。吾。奮。彼。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彊。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大。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安。可。得。而。治。哉。

宋事之困民辱國而卒以二虜斃坐是

議經費劄子

曾鞏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抄益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仞則先王養才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

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摠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

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

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入。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罷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廷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本朝有李生豐財用財議亦略倣此曾子固之文長于典實此作亦其一班

講官議

曾鞏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也噴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耳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廼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况於師者何爲也

古。奏。請。未。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耳。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廼。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群。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此議緣程子請坐講而發

大正



